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5.04.011

交互行为场理论视域下游客传统村落认同感的影响因素及其提升路径

杨晶

鲁东大学 商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但当前传统村落面临着“文化失落”和民众认同感不足的困境,振兴传统村落、强化民众认同感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对于游客传统村落认同感的影响因素,可借助交互行为场理论从交互行为的独特性、旅游刺激物、旅游情境氛围、旅游媒介、过往交互史等方面梳理,这将有助于构建游客传统村落认同感的影响机理。立足于传统村落的真实性、优美性、氛围营造、社区参与、乡愁培育的优化措施,乡村可进一步强化游客村落认同感、实现传统村落的活化与振兴。

关键词:传统村落;游客;认同感;影响机理;交互行为场理论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4-0083-07

一、问题的提出

202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中明确指出,“推进中国传统节日振兴,以农民为主体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强化农业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1]。2012年至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多部委先后六批次公布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国共有8155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现实中,传统村落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资源,面临着村落建筑年久失修、发展主体缺失、村落文化传承不足等诸多现实问题,传统村落逐渐失去了乡村的原真与质朴,未能充分体现民族文化和筑牢精神家园的重要作用,从而导致民众对其认同感下降、村落活化与复兴困境重重。

旅游有助于传统村落突破诸多困境的论断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可^[2-3],适度进行旅游开发对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平衡是一种促进^[4],同时也促使村落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与强化^[5],游客乡村认同感的强化对于传统村落活化和乡村自然、文化振兴意义重大。首先,乡村旅游所蕴含的

情感要素与“地方”有着紧密联结,乡村认同与乡村旅游之间会产生互动影响。民众对传统村落的认同感越高,就会越发关注乡村发展,开展乡村旅游的可能性就越大。现实中,旅游者在乡愁情结和回归自然的双重驱动下前往乡村,在传统村落中获得良好的多种价值感受和审美、愉悦体验,强化自身对乡村的情感认同。研究表明,游客对乡村的认同感越强,其前往乡村旅游地的意愿越强^[6],参与传统村落活化、助力乡村振兴的程度越深,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推动力越大。其次,强烈的乡村认同感会对乡村游客行为产生重要作用,如乡村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7]、乡村旅游支持行为等。游客对传统村落的认同感越强,对村落自然资源依恋感越强,越表现出负责任的环境行为,这有助于乡村生态环境的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此外,较高的乡村认同感会促使游客对乡村产生归属感和文化认可,游客会格外关注传统村落文化历史的保护与传承,对农耕文明、非遗文化产生较高兴趣。因此,强化游客对传统村落的认同感,可以从游客市场对村落的活化和全面振兴提供外部驱动力,助力传统村落实现农耕文化价值传承与民众文化自信的培育。

目前,关于乡村旅游与乡村认同感之间的研

收稿日期:2025-05-11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文化旅游研究专项“文旅融合背景下多方参与胶东传统村落活化的推进机制研究”(21CLYJ15)

作者简介:杨晶(1983—),女,山东邹城人,管理学博士,鲁东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究多集中于游客旅游地感知与乡村认同感的实证分析,但对于旅游刺激物、环境氛围、社区居民、旅游体验等多种场景要素如何强化游客乡村认同感的逻辑梳理尚不全面,游客乡村认同感的强化机理未得到深度剖析和建构。基于此,本研究基于坎特的“交互行为场”理论框架,梳理游客在传统村落旅游过程中乡村认同感的影响因素,探讨场域视角下认同感的强化路径,为明晰游客对传统村落认同感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系统化理论框架,对当前传统村落游客的乡村认同感强化与提升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乡村认同感的再认识

认同是连接社会结构和个人行动的一个关键概念,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认同是一种心理过程^[8-9]。国外对地方认同的研究始于1978年Proshansky将“认同”概念引入环境心理学,地方认同或是作为地方依恋的维度之一,或是与地方依恋共同构成地方感^[10],或是乡愁记忆、地区符号^[11]。地方认同通常被界定为个体对某个特殊地方的情感依恋,是在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地方认同的形成与个人和社会记忆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个体由于社会人口因素和当地环境因素差异,会逐渐形成复杂的地方认同感。地方认同包括对某一特定地方的认知、态度、价值观和倾向,它既体现了人们对地方的情感依恋,又超过情感依恋的意义,是态度、思想、行为倾向集合体中的一个构成维度^[12]。

乡村认同感是游客对特定目的地形成的一种地方认同,游客远离常住地来到相对陌生的旅游环境,在与他人或群体互动、交流过程中,游客会无意地捕捉到其他群体的行为、文化,会根据其他群体提供的模式改造自我认知,从而形成对乡村的认同感^[13]。这种认同感的形成和投射,多是基于乡村游客亲身体验生产场所和当地日常生活元素各类展演^[14]。因此,乡村认同感作为具体化的地方认同感,其受到游客乡村体验、互动交流、场景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三、交互行为场视域下游客乡村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一)交互行为场理论的内涵

交互行为场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雅各布·罗伯特·坎特(Jacob Robert Kantor)于1924年首次

提出,该理论强调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坎特认为个体反应不仅只是外部刺激导致,而是由众多的因素共同交互作用而产生,因此在交互行为场中包含了众多和个体反应有关的事物。该理论中的“场”是整个事件情境,某一事件的产生取决于该事件发生过程中的整个情境。交互行为场融合爱因斯坦的“场”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有机体心理学的研究中,很多的有机体内隐行为,例如情感、情绪、推理、学习、记忆等活动都成了其研究的范畴,该理论明晰了在一次心理事件发生过程中的构成因素,并构建了“心理事件场”的公式^[15],对该心理事件的形成阐释。

$$PE = C(k, sf, rf, hi, st, md)$$

其中,PE代表的是某一次心理事件;C则代表了影响该心理事件的各种因素构成的“场”;k代表交互行为场的独特性;sf是刺激物的刺激功能;rf指有机体的反应功能;hi是个体的过往经验或是与刺激物的过往交互史;st是情境因素,即个体行为发生在何种环境下;md指代个体与刺激物之间的媒介物。换言之,心理事件是个体基于周边环境,包括刺激物、接触媒介、情境要素等,以及个体自身的反应能力和过往交互史等产生的一种反应。交互行为场理论在研究发展过程中,逐步突破交互行为场理论应用的局限,将交互作用行为主义运用到了普通心理学的研究中,促使了交互行为场理论在社会心理学、心理语言学、逻辑学等多个领域中的发展^{[16]290}。

(二)交互行为场理论框架下游客乡村认同感的影响因素辨析

地方认同强调人与场所互动的过程,在乡村旅游过程中,游客与乡村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他人群体形成有形、无形的互动关系,这种包含着客观刺激与主观感受的各种因素对游客意识中的地方认同感形成影响作用,进而强化或者弱化游客对乡村的认同程度。以往研究显示,游客对乡村的认同感是基于内外因素的多重有效刺激而产生的认知反应^[17,18],认同感作为一种认知、态度、价值观和倾向,其在属性上属于心理学研究中的内隐行为,在乡村旅游场景视域下,游客认同感这一主观感知的产生也与交互行为场理论所描述的“心理事件场”相似,从交互行为场理论的研究对象上看,乡村认同感属于该理论的研究范畴。从游客乡村认同感的属性、认同感的内外影响因素分析,游客的乡村认同感契合了交互行为场理论

中对于“心理事件”的界定,乡村认同感的诸多影响因素也照应了交互行为场理论中“场”的表征。依据交互行为理论对单个心理事件场的剖析,以下分别从传统村落的独特性、旅游刺激物、过往交互史、旅游情境氛围、旅游媒介、游客反应能力等因素对乡村认同感的影响因素进行阐释。

1. 传统村落的独特性

传统村落 in 评选过程中尤为强调其传统建筑、选址格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内容,村落的久远度、稀缺度、完整性、美学价值、活态性和依存性等是重点关注的指标,区别于一般乡村旅游景点或历史文化景点,传统村落凸显了村落的历史渊源、生产生活场景的活态应用、特色的地域建筑审美等,每一个传统村落均具有独特的场景和文化,从交互行为场理论视角来看,传统村落为游客提供了“心理事件场”中的独特性影响因素。

2. 旅游刺激物的真实性和优美性

交互行为场理论认为,个体能够产生刺激物的物体是在心理事件场中参与到交互作用中的事物,这些刺激物可以是个体所接触到的自然物、文化或者在环境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区别于一般乡村或旅游景点,传统村落兼具乡村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的双重游价值,其带给游客的多维刺激或是独特的地方文化、淳朴的乡村风情,或是气候、独有的地方景观等^[6,19]。游客在传统村落游览和体验过程中,会追寻一些体现当地传统文化的象征和精髓的符号,会反复接触到村落传统的建筑、可视化民风民俗、具象化的历史文化、和谐的生态环境、秀丽的自然风光等,这些自然景色和人文景观对于游客的刺激集中于景色的优美性和景观的真实性。乡村文化的原真性会投射于游客的地方认同感^[12],而游客地方认同感的形成则会进一步激活游客对乡村的情感依恋。真实性是影响认同的重要因素,虽然界定“真实”的标准不同,但旅游者通过探寻“真实”来发现意义,强化对目的地的认同或自我认同^[13]。因此,传统村落作为旅游目的地,其对于旅游者的刺激体现于自然和人文两个层面,具体可表征为自然景色的优美性和人文景观的真实性,例如,景色迷人、景观自然和谐、村落保持了历史原貌、体现当地文化等。

3. 过往交互史下的乡愁记忆

记忆是一种认知意向,也是经验集合,呈现过去也映射现在^[11],对游客而言,其与传统村落的过往交互史并非狭隘地限定于曾经到访过该村

落,而是体现在对过去难以忘怀的乡村充满向往而引发的情感记忆,换言之,游客对于传统村落的过往交互史更多体现于乡愁记忆,乡愁可以被认为是旅游者对于过往历程的一种记忆^[20]。神经科学的相关研究表明,情感、注意力、知觉、记忆等维度是个体地方认同模型中的重要维度^[21]。现实中,当游客面对与记忆中相同或相似的历史建筑、更广泛的自然景观或是过去的人际关系和乡村生活方式时,他们会有一种“属于这个地方”的感觉,他们会把自己当作这个地方的一部分,融入当地环境,形成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22]。因此,对于传统村落的游客而言,其“心理事件场”中的“过往交互史”表征为游客自身深刻的乡愁情结和乡愁记忆。

4. 传统村落营造的情境氛围

交互行为场理论的“情境”主要是指机体活动的背景因素,这与能够对个体产生直接刺激的刺激物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其更多地强调核心刺激物之外的其他事物、场景所营造的环境,涉及交互作用发生的时间以及场所中的各种状况,如气温、建筑物、城市街道、大山荒野等^[15]。学者们通过对不同条件和情境氛围下的旅游者体验、游客感知等进行实证研究,肯定了情境氛围因素在旅游者主观感知等方面的影响作用。游客在传统村落游览过程中,除了直接感受到村落文化的真实性和景色优美之外,还会感受到诸如村落整体布局的古朴氛围、建筑设计的历史感、区别于城市环境的村落自由感和舒适感,这些都营造了强化乡村认同感的情境氛围,构筑了游客在特有空间场景下心理事件发生的环境。

5. 旅游媒介中的非正式媒介

交互行为场理论认为接触媒介是指传递刺激物刺激作用的物质,正是因为接触媒介的存在,才保证个体能够接收到刺激物所发出的刺激信息。在旅游体验相关研究中,中外学者对于不同的旅游刺激媒介物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无论是“非人物”的旅游媒介,如景区的广播、广告牌、多媒体电子设备,还是“人物”的旅游媒介,如导游、当地居民和旅游同伴等,他们在个体获得旅游在场体验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传递信息、促使个体更好地接收到旅游目的地信息的作用,帮助旅游者更好地了解 and 感知所游玩的刺激物^[23]。现实中,游客为了深度感受旅游目的地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会有意识地去接触当地居民,与当地居民建

立互动,游客与居民的互动会塑造群体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4]。游客在传统旅游过程中,主要接触到的是非正式旅游媒介,即村落居民。村落居民通过交流、生产生活方式的展示,传递给游客各类承载传统村落特质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信息,深化了游客对传统村落的认知,进一步影响游客对于传统村落的认同感。

6. 个体反应能力

个体反应能力主要是指个体对于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即个体是否能够感受到刺激物的刺激,并作出反应,这是对个体心智完整的要求,也是个体能够对交互行为场中各个因素产生反应的重要前提条件。旅游者能够实施从常住地前往异地的旅游活动,去感受非惯常环境里的各种刺激,获得多种内心的体验,这一行为充分表明了游客自身具备了交互行为场理论中“反应能力”这一前提条件,换言之,传统村落旅游者的反应能力已由

个体是否能够实施旅游活动进行甄别。因此,传统村落的旅游者均具备了交互行为场理论中的个体“反应能力”,能够在各种外界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产生一系列的肢体反应和内心活动。

(三) 游客传统村落认同感的影响机理构建

结合交互行为场理论和以往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将传统村落认同感的影响因素按照“心理事件场”的场要素进行了梳理,并构建了游客传统村落认同感的影响机理,如图1所示。“心理事件场”融合了多个内外部因素,即游客本身已具备的对外界各种刺激接收并做出反应的个体能力、游客与乡村接触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和乡愁记忆、传统村落在文化自然层面展现出来的历史真实性和优美景观、能够为游客传递村落文化和信息的原住民、传统村落在旅游开发中所构筑的情景氛围等,诸多要素在传统村落的独特性交互场中互相作用,影响游客对传统村落的认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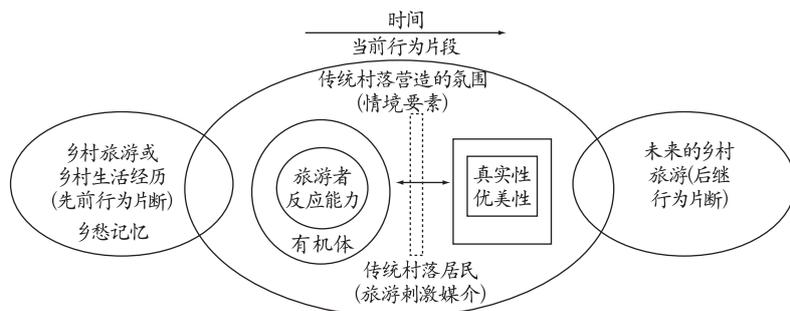


图1 交互行为场视域下游客传统村落认同感的影响机理

1. 游客的过往交互史是传统村落认同感的前置影响因素

按照“心理事件场”的阐释,个体的交互作用总受到先前交互作用史的影响,交互作用史是与刺激功能和反应功能等其他因素相互依存的,个体从与物体和环境条件的历史交互中发展出刺激和反应的功能,而当前行为片段中的情境因素对个体的影响效果也受到有机体与它们的历史影响^[15]。个体在前往传统村落开展旅游活动之前,其先前的行为片段已带有乡村交互作用的历史,这种交互史或是曾经的乡村旅游经历,或是过往的乡村生活体验,会形成游客内心的乡愁记忆和情结。当游客带着这种浓厚的乡愁记忆走进传统村落,村落中的刺激物、村落的环境氛围、村落中的旅游媒介等会唤醒游客的乡愁,触发游客的情感,使游客更为敏锐地捕捉到与记忆相似的要素,激发游客在当前行为片段中的心理反应。

2. 多种要素交互对传统村落认同感产生综合影响

在传统村落游览的行为片段中,游客对于传统村落认同感除受到乡愁记忆的前置影响外,还会受到刺激物的刺激功能、情境氛围、刺激传递媒介等交互作用的影响。

游客在游览体验时,会置身于由村落整体规划、布局设计、街道绿化、环境背景形成的村落情境氛围内;在此场景下,游客会面对传统村落的真实性和优美景色等直接刺激,例如,极具真实性和年代感的村落民居建筑、历史遗迹、生产生活设施等,颇具审美情趣与生态和谐的自然风光、原野农田等,这些体现传统村落真实性和优美景色的刺激物是影响游客村落认同感的核心要素。

游览过程中游客或多或少会接触到村落原住民,这些村落居民与游客的交流、互动甚至是非直接接触下的生产生活方式展现,会向游客传递村落真实性和历史方面的深层次信息,使得游客对

于传统村落的理解和感受更为具象化,村落居民作为非正式旅游媒介,打通了游客从单向自我感受村落风貌向互动方式下双向深度体验的通道,有效地将传统村落的核心要素传导给游客。

在刺激物、刺激媒介和情境氛围的共同作用下,游客自身会产生反应行为,即对传统村落认同感的变化。当“心理事件场”中的多种要素起正向作用时,游客脑海中的传统村落认同感会进一步加强;但当各种要素起负向作用时,例如,当游客面对丧失历史风貌的乡村建筑、生态恶劣的自然环境、破坏严重的村落格局和冷漠的村落居民时,游客先前所形成的传统村落认同感会下降。总之,传统村落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等核心刺激物,借助传统村落中原住居民的有效表达和信息传递,可以让游客更好地感受传统村落的特定历史背景或传统生活特色,从而强化游客对传统村落科学、文化、历史、考古价值的认同感。游客对于传统村落的认同反应是在传统村落特定的乡村环境和一个特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游客的认同感不仅受到先前行为片段和当下心理事件场中诸多要素的影响,同时会持续影响游客未来的乡村认同感。

四、传统村落游客认同感的强化对策

传统村落是文化多样性的良好表征,也是建立文化自信最根本的物质基础^[25]。强化传统村落游客认同感对于推动村落开发活化和凸显村落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前文的研究,游客村落认同感的提升可以从多个维度和层面开展。

(一)凸显传统村落独特性,关注村落真实性和优美景致的双重价值

传统村落是在人类长期聚居生活中逐步形成的聚居空间,其在时间维度上承载了特定时期的历史脉络,在空间维度上展示了特定时期村落发展的布局与形态。时间的久远性和发展的连续性共同造就了传统村落的魅力和特色,是不同于其他村落的显著特征^[26]。截止到2023年3月,全国共有8155个传统村落,它们各具特点,既代表了某一地理区域内传统村落的聚落形态,又呈现了活态化的生活场景。因此,传统村落应秉承着独特性保护和完整性继承的理念,强化村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避免传统村落活化开发成一般性观光旅游景点,警惕特有的乡土特质和文化底蕴被瓦解的危险,唯有保持传统村落的独特性,才能为旅游者提供本地化的人文体验和

价值感受,进而强化其内心对村落的认可度和认同感。

游客不单单满足于清晰可见的设计好的事件,他们更钟情于去寻找“体验的真实性”。游客对古村落真实性的感知就是对古村落文化真实性的感知,如古建筑的历史久远性、合理的古建筑规模、视野所触及范围的风貌、较完整的视觉环境等^[27],这些代表旅游目的地历史和原貌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旅游的真实性,而这些“真实”的事物会满足游客的猎奇心态、满足旅游者求知、愉悦的需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明确强调,对于传统村落应“保护为先、利用为基、传承为本”,因此,传统村落在活化中应特别关注如何将传统文化、传统村落景象进行复原和再现,并通过村民生产、生活等一系列的活动,让游客能够切身感受到一种村落的真实感。开发过程中强化村落真实性的保护和合理开发,避免商业化元素、时尚类业态的过多嵌入,应在适宜空间和场景下,全方位地展示出村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通过静态的建筑、展馆等体现历史的厚重,通过村民的生活景观、生活仪式等体现村落文化的精粹,向游客展示传统村落的真实性。

传统村落多位于自然风光优美和环境保护良好的区域,自然景观的优美以及和谐是吸引游客前往乡村开展旅游活动的重要原因,传统村落在活化开发过程中应秉承在不破坏村落风貌特色和整体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生态自然类的旅游资源,利用田园、山地、溪流等自然要素,构建美好的田园景色,恢复村落原生态场景,营造乡愁记忆中的村落自然风貌,为到访的游客提供饱含自然情趣的审美体验和愉悦体验,感受“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

(二)增强村民的参与度和嵌入度,体现旅游媒介的传导作用

村民作为传统村落中长期生活的群体,其在传统村落发展、文化保护和传承、旅游服务接待等多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同于一般旅游景区(点)中工作人员或服务人员的角色扮演,村民作为村落的原住民,传承着村落的历史、继承了村落文化的基因,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村落拥有者,因此,对于村落如何活化、如何开发、如何迎合旅游者的需求,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传统村落在活化和旅游开发中,应积极设计村民参与机制,将其纳入旅游规划、旅游

开发等涉及旅游发展重大事宜的决策和执行体系中,传统村落活化中应充分调动村落居民的积极性、尊重社区居民意见、保障居民福祉,构建完备的社区参与机制。

村落居民对于村落的保护行为、参与行为、合作行为和协调行为等对于游客价值创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当其主动参与村落旅游活动的制定和决策时,他们会感受到与村落融为一体,会主动承担起东道主的责任,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帮助,从而构筑良好的主客关系,强化游客对传统村落的美好体验和归属感。同时,村民作为旅游非正式媒介,其与游客的接触更为频繁和自然,所展示的生活态度、对村落文化的认可和村落价值评价等,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游客对传统村落的认识。因此,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和活化中,应重点培育村民对村落历史文化、民居建筑、生态环境等的主动保护意识,通过价值引导、经济诉求达成等激发村民对村落活化的参与积极性和热情度,从东道主的层面上展现村落的精神风貌、降低游客与村落之间的心理距离,提升游客对传统村落的认同感。

(三)充分表达传统村落的内涵与价值,唤醒民众的乡土情怀和乡愁记忆

当前诸多传统村落面临着文化萧条、村落破败的困境,传统村落对于中华文化和文化基因表达的功能弱化,尤其是普通民众对于传统村落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的理解不够深入,对于传统村落的关注、保护和活化的参与程度较低,公众认知层面的缺失导致民众对于村落的认同度降低。为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合理开发,我国各级政府颁布各类传统村落的保护条例,评选国家级和省级传统村落,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社会民众对传统村落的关注。对于部分传统村落的活化开发和宣传,可以借助公益宣传、社区活动、文化展演等方式,汇入多种社会群体,进行更大范围内的价值传递,让民众通过多种方式感受传统村落的内涵和文化,提升民众对村落的价值认同感。

此外,传统村落活化时可借助新媒体、互联网平台,引导社会民众、乡村游客、村落居民充分关注和挖掘村落中可利用的文旅资源,并引入优秀文创理念和优质设计团队,创新村落的非遗手工艺、文化传承模式,打造特色非遗品牌,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品牌的跨越,利用市场效应强化民

众对传统村落的知晓度和认可度。

乡愁记忆是中国人对乡村地方的特有情怀,其体现了民众对乡村田园的向往、对家乡的怀念,乡愁记忆可以划分为三个维度,即社会记忆、空间记忆和环境记忆^[28],乡村游客的乡愁舒缓多集中表现在村落具有家乡的感觉、与家乡的建筑和民居相似、能够体验到家乡生活空间场景,能够唤醒儿时的家乡记忆等多个方面,尤其当传统村落与游客的乡愁记忆呼应时,游客会感受到极高的愉悦体验和怀旧情绪,这将进一步紧密传统村落与乡愁记忆中家乡的关联,强化自身对该传统村落的地方归属感和情感认同。因此,各级保护单位和传统村落应重视社会舆论,通过加强对民众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全方位延续村落历史文化脉络,强化农耕文化与民族信仰的纽带,唤醒民众的乡愁记忆,培育故土情结,引导民众保护和认同传统村落,让乡愁有“乡”可寻。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N].人民日报,2025-04-08(1).
- [2] ChenxiLi, Yingying Fang, Yizhong Wang, et al. How can tourism help to revitalize the countryside? Content analysis based on the case of tourism enabl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J].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024 (1).
- [3] 吴必虎,徐小波.传统村落与旅游活化:学理与法理分析[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
- [4] 黄震方,黄睿.城镇化与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研究:学术争鸣与研究方向[J].地理研究,2018(2).
- [5] 孙九霞.传统村落:理论内涵与发展路径[J].旅游学刊,2017(1).
- [6] 王立国,宋薇,黄志萍.旅游感知价值与地方认同对乡村旅游偏好行为的影响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4).
- [7] 朱学同,张蓓蓓,刘锐.生态文明视阈下乡村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2).
- [8] 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J].社会科学,2008(4).
- [9] 陈才,卢昌崇.认同:旅游体验研究的新视角[J].旅游学刊,2011(3).
- [10] 朱竑,刘博.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1).
- [11] 孙九霞,周一.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

“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J].地理研究,2015(12).

[12] 薛芮,余吉安.基于地方品牌建构的乡村文化旅游活化路径[J].经济地理,2022(6).

[13] 李志伟,赵志峰.现代旅游语境中的认同——基于SSCI文献的科学计量学方法分析[J].旅游学刊,2011(3).

[14] 刘为潍,李咪咪,蒋依依.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回顾与展望[J].人文地理,2023(5).

[15] 谢冬华,郭本禹.坎特的交互行为主义述评[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6).

[16] 郭本禹,修巧燕.行为的调控——行为主义心理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17] 潘植强,梁保尔.标识牌解说效度对游客地方认同感和忠诚度的影响作用——以上海历史街区为例[J].旅游学刊,2016(4).

[18] 戴旭俊,刘爱利.地方认同的内涵维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19(5).

[19] 杨亚丽,陈志钢,姜有根,等.游客目的地非遗认同:概念、要素与实证检验[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4(3).

[20] Ali E. Akgüna, Hayat Ayar Senturkb, Halit Keskinb Izzet Onal.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nostalgic emotion, destination images and tourist behaviors: An empirical study of Istanbul [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20, 16.

[21] Charis Lengen & Thomas Kistenmann. Sense of place and place identity: Review of neuroscientific evidence [J]. Health and Place, 2012(5).

[22] 张中华,文静,李瑾.国外旅游地感知意象研究的地方观解构[J].旅游学刊,2008(3).

[23] Ham, S.H. Toward a Theory of Cruise-Based Interpretive Guiding [J].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Research, 2002(1).

[24] 贾衍菊,祝铭瑶,林德荣.乡村旅游地主客互动对居民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J].旅游学刊,2025(3).

[25] 祁润钊.传统村落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

[26] 陈兴贵,王美.反思与展望: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研究30年[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

[27] 徐伟,李耀.古村落旅游真实性感知的指标构建及评价——基于皖南古村落的实证数据[J].人文地理,2012(3).

[28] 谢新丽,吕群超.“乡愁”记忆、场所认同与旅游满意:乡村旅游消费意愿影响因素[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2).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mproving Path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dentity for Touri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Behavior Field Theory

YANG Jing

School of Busines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rooted i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However, now,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facing the dilemma of “cultural loss” and insufficient sense of public identity.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public identity have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ts’ sense of identity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can be sorted out from such aspects as the uniqueness of interactive behavior, tourism stimuli, tourism situation and atmosphere, tourism media, past interactive history with the help of the interactive behavior field theory, which contributes to constructing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tourists’ sense of identity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the optimization measures of authenticity, beauty, atmosphere creat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nostalgia culti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villages can further strengthen the identity sense of tourists, and realize the revitalization and rejuven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t; identity; influencing mechanism; interactive behavior field theory

(责任编辑 昭 衢)